

连 著

爱恋  
在灿烂阳光下  
主心骨之爱  
海外之恋  
情缘何处寻？  
爱情  
爱情的飞翔  
记忆碎片  
废墟  
废墟中的生命  
死亡  
早逝如泣  
死亡之吻  
天葬  
在黑暗中等待  
一瞬即逝的永恒  
爱情故事  
有爱的自由和光  
在黑暗中  
真相

连 著  
爱情情感悬疑小说合集

# 诡 木 目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 诡香

连谏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诡香/连谏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3. 1

ISBN 978-7-5339-3488-0

I. ①诡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  
国-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5526 号

**诡香**

作 者: 连 谏

特约策划: 徐曙蕾

责任编辑: 童炜炜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10 千字

印张: 9.2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488-0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爱杀         | 001 |
| 柏妮的秘密      | 008 |
| 宝心的花园      | 015 |
| 别让葛布知道我爱她  | 022 |
| 薄欢如梦       | 031 |
| 猜猜谁爱你？     | 038 |
| 诡香         | 044 |
| 诡照         | 060 |
| 蝴蝶的飞翔      | 067 |
| 记忆碎片       | 075 |
| 镜缘         | 084 |
| 满城尽带黄金甲    | 090 |
| 前尘         | 098 |
| 琴声如泣       | 105 |
| 谁爱上了孟小苔的母亲 | 137 |
| 谁与葛媛的死有关？  | 144 |
| 烟花烙        | 153 |
| 死亡游戏       | 215 |
| 天意         | 223 |
| 往事流过千叶溪    | 231 |
| 一杯咖啡的苦     | 238 |

一场不谋而合的谋杀 246

意外事故 254

有毒的生日礼物 262

迂回 270

在劫难逃 279

真相 287

## 1

宣子腾轻声数着 1、2、3……手指合在蓝烟背上温柔巡回，她双目迷离，像薄雾朦胧里的一弦月阑，微微上翘的嘴角，挂着一抹静谧的笑，在他温情的指下，睫毛慢慢合拢，像两扇浩渺的门，缓缓地合闭了。

夜夜如此。

因为，蓝烟是失眠的，常吃安眠药让她的中枢神经产生了顽固的抗药性，从一粒到两粒地添加，她试图把剂量增加到三粒时，宣子腾抓住了她的手：蓝烟，再吃会毁了你的。

她把剂量定在了两粒，宣子腾不在的夜晚，吃三粒，像她所说，纯属心理安慰，即使吞下一瓶，假若没有他的手指在背上游动，依旧是张着眼睛把黑夜看成天明，天生的，她就是那种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女子。

早晨，她开着一辆小巧的卡车去郊区园艺场，把还沾着晨雾的花朵拉进市区内的花店，花店地脚不错，前邻沙滩，背靠八大关风景区，法国梧桐的繁盛枝叶蔽天遮日，是这座城市著名的爱情天堂，所以，没道理生意不好。

估计她不太忙时，宣子腾会顺路去找她，常是见她歪歪地躺在粉绿与白色相间的格子布沙滩椅上，修长的腿被海上阳光镀上一层浅浅的棕色，优雅地交叠在一起，双目专注，手指灵动翻飞，她总是这样，逮着点闲散的时间，一刻不停地发短信。

远远地，宣子腾喊她：拇指小姐。

她喜欢安徒生在童话中描述的那个小巧的拇指姑娘，也喜欢宣子腾这样叫她。

她抬眼看他，她每笑一次，宣子腾的心就晕一下，晕电梯的那种感觉，周围的一切刹那恍惚，从云中坠落般的晕眩。

宣子腾很爱她，爱到不知道该怎么着好。

她爱的那个男子，在香港，掌握着一家投资公司的资金去向，这一点，蓝烟从没向宣子腾隐瞒过，他怨不得她，第一次带她回家，宣子腾还没有把她当成良家女子，看上去，她像是来自棕树林的热带女郎，热力张扬的媚惑，想必没男人抗拒得了，甚至做好了事后被狠狠敲诈一把的打算。她颈后的拉链开到一半时，宣子腾忽然被推开了，她揪着大开的领口一本正经地说：做爱和爱情不是一回事，你明白吗？

宣子腾在心里偷笑，正色说：当然，大家都是过来人。

她粲然一笑，手指松开。

早晨，宣子腾的床单皱得像被牛嚼过的手帕。

蓝烟在地毯上做瑜伽，绵软的肢体像初春的柳条随意盘旋，宣子腾看得目瞪口呆。

后来，她席地坐了，抱着一盒牛奶，边吸边坏坏地瞅着宣子腾，有些狡猾的叵测，浅浅的汗水顺着宣子腾的脊背滑下来，她会不会向自己提什么条件呢？有点对峙的味道，一直持续到牛奶盒子里发出哧哧的声音，她撇了空盒子：我男朋友跟别的女人上床了。

宣子腾说：哦，他要跟你分手？

不，他爱我，只是他在香港，身体有些寂寞。

你要离开他？

不，我爱他，身体也寂寞，我总不能心里装着一个人，青春的身体却荒芜了。

## 2

宣子腾问过一次：我们的事如果他知道了，会怎样？

蓝烟瞥瞥他：他会假装不知道。

两人若有所思，良久不语。空气渐渐沉闷，蓝烟掏出手机，嘀嘀按键，发短信，她总有发不完的短信，有时，宣子腾凑过去，看文字从她的指下逐个跳跃到显示屏上，很是缠绵的情话，拇指做结束性的一按，就飞到香港去了。然后，她别过脸，冲他露出熠熠生辉的贝壳般的小牙齿。

宣子腾的心就疯了，幸好有衣服和皮肤隔着，她看不见。

她睡着之后，宣子腾咬着唇齿伏到她面上，雾里看花般的，猜不出这个妖媚女子的心思。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，肆无忌惮地给另一个男人发短信，在欲望和爱情之间，她是如此自如地抽身游离，真的令人匪夷所思。

她喜欢裸睡，翻身时，胸部的曲线像曼妙的流水，小巧的乳房下方，心脏平稳而规律地搏动，忍不住地，宣子腾的手指合在离它咫尺地方，食指做一个虚拟的挖掘动作，总有要把它挖出来的欲望，看看它的构造是不是和别人的不一样，是不是比别人多长了几个心室。

也是在那时，宣子腾知道，专注的目光是会唤醒睡眠中的人的，在他的凝视里，蓝烟常是倏地掀起睫毛，唇齿清晰地问：干吗呀？

宣子腾感觉心嗖地一下被惊飞了，手快快合下去，调侃说：看看你是不是九尾狐狸变的。

蓝烟便勾了他的脖子：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只九尾小狐狸呢，看见喜欢的男人，它就跑出来了。

看见我，你的九尾小狐狸有没有跑出来呢？这句话一直在宣子腾心里蠢蠢欲动，每一次，都被她无谓的慵懒神色挡回去，没问出口过，自己这样混迹在写字楼、看老板脸色度日的城市小民，有什么资格与那个在香港掌握着大笔资金去向的男人相比呢？

连她的家坐落在哪条路上，宣子腾都不曾得知过，总是她来，而不是宣子腾去。

### 3

宣子腾知道,自己爱上这个充满媚惑的妖媚女子了。

她发短信时,宣子腾恨不能夺过来,恨不能手机立马坏掉。一次,他故意把她专门用来联络爱情的手机碰到大理石地面上,一声清脆的响声后,她腾地瞪着宣子腾,眼神冰冷:故意的?

宣子腾讷讷:哪能?不小心呢。

她转而笑:最好不是故意,你知道的,我不想被除他之外的男人爱上。

宣子腾笑得爽朗:怕我不是,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敢爱上一只妖精。

蓝烟不依不饶追着打,宣子腾乖乖举手投降,抱起她调笑着滚到床上,心,却塞着满当当的怯怯灰暗。

每隔一段时间,蓝烟会失踪几天,连招呼也不打,宣子腾有些恨恨,转而一想,这也是蓝烟的聪明之处,用这种方式暗示他,她和他之间本就没有丁点责任存在,去哪里、做什么,自然不需要跟他打招呼。明明知道她手机关着,宣子腾还是没命地打,反正她不会知道自己打过,哪怕听听那句千篇一律的关机提示,也会让空落的心踏实许多。

几天后,蓝烟会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他面前,身上的衣服和一些零七碎八的东西,明确表明了 she 去了香港,问和说都没必要。

除了初次相见时,蓝烟再没提过那个男人,好多时候,宣子腾感觉那个远在香港的男人是虚幻的,像是不曾存在过,只每每在蓝烟失踪归来后,才会嗅到些许他的气息。

每每此时,宣子腾便感觉,自己的内心长满了锋利的刀子,带着唇齿俱寒的冰冷。

### 4

春又来了,花又开了,当夏季在树叶上跳舞时,因为失眠越来越

厉害，蓝烟习惯了塞在包里的安眠药，塞进了宣子腾的床头柜抽屉里，她几乎不回家住了，这和爱情没关系，只因贪恋着宣子腾温情的手指滑过脊背以及摇篮曲般的数字歌谣，可以让她进入婴儿般的安宁梦乡。

蓝烟搬进来，宣子腾并没表现出欢天喜地，倒很是平淡，甚至玩笑的时候，赶她走，让她快快滚到香港男友怀里去，甭住在这里妨碍他结交新女友。

蓝烟顺手拿起些绵软的东西扔他，并不恼，边扔边说：等你找了新女友，我立马把这床的另一边让给她，她还没出现前，闲着也是浪费，倒不如暂借给我睡。

宣子腾抓起她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扔到床上，看她媚笑得像修炼多年的狐狸，总想着在不知道的某一天，这只柔软的狐狸就要落进另一个男人的怀抱，从此与自己了无干系，心就难受得如有千爪在挠、万刀穿心。

她熟睡的时候，宣子腾会滋生出许多魔幻念头，比如把她变做自己口袋里的打火机、指上的一枚戒指，甚至是胸口的一块肌肤，被自己严严实实地藏在身上，这一辈子都跑不掉。

却毕竟只是魔幻，离开床她就不属于自己了，甚至在床上，她属于自己的，也只是一个身体，蓝烟曾爱过谁，宣子腾不在乎，在乎的是她的未来，属于自己。

蓝烟之于宣子腾，就像不经意间捡到的一件爱不释手的精美器皿，玩赏过后，让之物归原主，他是多么的不能甘心。

这才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疼，响彻肺腑。

## 5

锁在写字桌抽屉里的安眠药越来越多，一粒粒，滚圆整齐，像蓝烟贝壳般的牙齿，是从床头柜抽屉里换出来的，她吃的，不过是宣子腾偷换的维生素片，她的中枢神经并没有对安眠药产生抗药性，每

次偷偷把她瓶中安眠药倒出来再装进维生素片时，宣子腾都会喃喃自语：安眠药吃多会中毒的。

蓝烟依旧频繁发短信，依旧隔段时间失踪到香港，她不在的夜晚，宣子腾把安眠药堆在茶几上，顺着用手指划在茶几上若有若无的字迹，沿虚线一粒粒码，码成大大的两个字，从心底里生出来的：爱杀。

还差好多笔画没有药填充，宣子腾算了一下，大约四百粒，就可以填满这两个字的所有笔画。

还差 100 粒。

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，蓝烟就再也不能跑到那个男人怀抱里去了。

设计的情节，在暗夜中一遍遍滚过宣子腾心头的过程中，日益臻于完美。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，蓝烟会准时吃药，等宣子腾哼着数字歌谣手指滑过脊背，当安眠药可以填满所有的笔画那个夜晚，宣子腾应该在黄岛区的一家酒吧中买醉，当时钟迈过十一点一刻的门槛，他会打电话告诉蓝烟自己烂醉如泥，那时她会开着的土头小卡车穿越青黄高速公路来接他的，然后，在车奔如飞的漆黑高速公路上，将会有倦意，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淹没了她清醒的意识……

开夜车兜风的习惯，在设计情节的最初，宣子腾就已给蓝烟培养出来了，在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的夜晚，宣子腾表示不相信她已经对安眠药产生了抗药性，于是，蓝烟表演午夜飞车证明给他看，后来，午夜飞车成了他们黑夜的娱乐项目之一。

当然，未来的那个晚上，蓝烟将吃掉真正的安眠药而不是维生素片。

## 6

赶赴现场的表情举止，不需要设计，是痛碎了心的不欲生，宣子腾的心，也会真的真的如此。

伴随着那个日子，冬天到来了。

宣子腾给蓝烟打电话时，看了一眼夜黑风高的天空，冷风携裹着寒气穿透了身体。

蓝烟，我在黄岛，喝高了，末班轮渡没了，能不能麻烦你来接我？他们之间，需要谁帮谁时，向来客气。

呜呜……我马上就去、呜呜……心情糟透了，正好我们一起兜风。蓝烟的哭并没多大悲伤，如同在商店购物被售货员的鄙薄伤掉了自尊的孩子。

相识也算两年，只见过她没心没肺地笑遮掩内心倔强的主张，却从没听过她哭，忍不住追问了一句：怎么了？

呜呜……他不要我了。

哗啦一下，宣子腾听见了乌云散开的声音，响在自己心上，忙忙说：蓝烟你不要来不要来。

电话已经扣掉了，再打，蓝烟不肯接了，宣子腾手脚冰寒到瘫软，远在香港的爱情是蓝烟飞走的翅膀，终于看见翅膀掉落时，却将要毁在自己手上……

幸好，蓝烟顺利到达，尖厉的刹车声响在暗夜中时，宣子腾一跃而起，从车子中拖出蓝烟，狠命揽进怀里，恨不能镶嵌进身体里。

后来，宣子腾问起蓝烟那晚有没有吃安眠药时，蓝烟圆瞪美目：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失恋的女子急于睡觉？

宣子腾长长地吁了口气，以后的情节，他已设计好了，捧出锁在抽屉里的安眠药，对她说：拇指小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

如果蓝烟问：什么呀？

他会说：安眠药啊，我用维生素片把它们偷换下来了。

如果蓝烟还问：为什么呀？

他这样回答：因为爱你，我当然不能允许安眠药损害你亲爱的身体啦。

……

# 柏妮的秘密

## 1

站在镜子前，柏妮看见一个陌生人，五官是这样地熟悉，她却突然陌生到不认识了，因为，她正扮演着一个陌生的自己，不，她没有去易容冒充别人，只是觉得，她所过的生活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的。

因为梁生浩，这个让她深爱的、有口皆碑的好男人啊，让她，每天都在和自己打架，譬如现在，她站在洗手间的镜子面前，拼命地拿毛巾擦脸，可是，擦了又擦，她的脸还是湿漉漉的，全是泪。

此刻的梁生浩，正在客厅里讲着电话，声音哽咽。最近，只要他一接电话，柏妮就会找个借口离开，去处不过是超市、街道、厨房、卫生间。半个月了，她无法阻拦梁生浩接那个电话，只能不停地逃跑。

梁生浩的女儿患了白血病，是他和前妻的女儿。六年前，梁生浩的前妻怀着身孕去了美国，本是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拿到美国国籍，而后，梁生浩的妻子便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留在美国，再把梁生浩申请过去。殊不知，女儿出生了，梁生浩的婚姻却陨灭了，因为前妻爱上了别人，委托律师与梁生浩离了婚，至于女儿，梁生浩都不曾见过面。

柏妮知道他的前妻很美，美得让梁生浩在离婚后，愣是无法爱上别人，直到三年后，柏妮出现。

他们的女儿状况不容乐观，救她的最快捷方式是骨髓移植，梁生浩找遍了所有能找的机构，皆是绝望。

虽然梁生浩未曾见过女儿，感情也不曾有机会培养，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女儿，眼见着梁生浩日渐憔悴，原本青苍的鬓角里，

有了刀光剑影的白在若隐若现。

柏妮不忍看他憔悴，随口说了句：实在不行，你和她再生一个孩子吧。

他们都知道，还有一种成功率极高的治疗方法，是脐带血移植。没成想，梁生浩听完这话，便很是惊异地呆呆看她，而后，将她一把拥在怀里，滚滚的热泪便流进了她的头发里。

原来，救女心切的梁生浩前妻已提出过这一建议，只是梁生浩唯恐伤及柏妮的心，不忍道出口与她商讨罢了。

听到这里，柏妮恨不能一掌将自己拍死在沙发上，只是话已出口，她收不回，尽管说出这句话的初衷，一点也不严肃，可是在梁生浩听来，那简直是顺着观世音菩萨柳枝梢上滴下来的救命甘露，不仅当了真，还那么地感念着她的豁达与善良。

柏妮觉得，不真诚的善良，让她像一只愚蠢的鸭子，主动把自己挂进了烤炉，想下来，却找不到梯子，毕竟，那是一条幼小而灿烂的生命，她怎好用爱情的自私拦住了救她的父爱，任她在无望中凄然而去呢？

## 2

接下来的日子，梁生浩奔波着办护照，办理签证。

看着他风尘仆仆地忙来忙去，柏妮心如刀割，虽然梁生浩一再保证，他们不会有真正的肉身接触，会在医生的辅助下做人工受精，柏妮不能说不信，否则，她就是那个阻拦梁生浩去救女儿命的冷血魔鬼。

梁生浩大抵也看出了柏妮的犹疑，待她亦分外地温存，一再表示，柏妮是他这一生里遇见的最好女子，并提议带柏妮一起去美国，柏妮只是浅笑而不语，梁生浩不是去美国旅游，而是去救命，他的护照和签证都已办好，若是她同去，同样的这套手续，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办不下来的。

梁生浩的行程愈来愈近了，柏妮的心愈来愈慌了，常常一夜睁眼到天亮。

早晨，梁生浩会摸着她的脸，感念和愧疚让他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能默默而温情地摩挲着她的脸，说柏妮我爱你或是我办完马上就回。

梁生浩是从上海转机走的，他走的那天，柏妮站在阳台上，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号啕大哭。

十几个小时后，梁生浩就来了电话，告诉她自己平安抵达，柏妮屏住了呼吸，想听到他身边人的声音，除了嘈杂而含混的英语，她什么都听不见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忍着不给梁生浩打电话，忍着不去想梁生浩的每一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，她一边难过一边宽慰自己：柏妮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无论梁生浩在美国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拯救女儿。

间或，梁生浩会让女儿给柏妮打个电话，她中文说得不好，也就只会说你好谢谢之类的简单日常用语。说完这些，就把电话递给了梁生浩，柏妮听得出，梁生浩说话的声音有点底气不足，当她问梁生浩住在什么地方时，梁生浩突然有点局促，说：我想住酒店，可开销太大，就租了套公寓。

柏妮的泪哗地就落了下来，哽咽着说：这一阵，孩子是不是由你带着。

没，我只是每天过来带她出去散散步，她平时都跟着她妈。梁生浩的声音低了下去：柏妮，你不要胡思乱想……

柏妮竭力压抑着即将发飙的情绪：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
梁生浩想了想：一旦确定她怀孕了，我就可以回来了，要不然，我来这一趟也没意义。

柏妮无奈地说了声好吧。要挂电话时，她终还是忍不住地发了一声飙：梁生浩，你保证不做对不起我的事。

梁生浩用鼻子嗯了一声，好声好气地哄着她，把电话挂断了。

两个月的时间,就这么疙疙瘩瘩地过去了。

梁生浩回来那天,柏妮没去接,不知为什么,心里有股很强烈的抗拒感,将她推着,半步都不想靠近他,她也明白自己不该这样,可是,理智却无法说服情绪。

梁生浩大抵也是明白她的心理的,揣着小心哄她,在灯下,把带给她的礼物一件一件地摆开,问她:喜欢吗?

柏妮瞥了一眼,心里的难受就更加汹涌了,在以往,梁生浩是个连双袜子都不会挑的人,何况这一大堆的女人礼物。她轻描淡写地把它们划拉起来,漫不经心问:是她帮你挑的?

梁生浩有点不悦了,因了感念着柏妮的好,便忍了,低声细气地说:一部分是,一部分不是,柏妮,她只是想表达一下对你的感激。

柏妮拉开壁橱,把东西一股脑地放进去,眼泪刷地就滚了下来,她一直一直地站在壁橱前,想等眼泪干了再出来,可,身体里的液体怎么也流不完,刷刷地往外涌。末了,梁生浩进来,在她身后站了一会,默默地把她揽进怀里,轻轻地摇晃着:亲爱的,别瞎想。

柏妮就警觉地抬眼看着他:我有什么好瞎想的?你又没做对不起我的事。

梁生浩就像一个自作聪明反而露出了马脚的人,有点尴尬地看着她,柏妮也不甘示弱,直直地盯了他的眼睛,梁生浩便叹了口气,讪讪地离开了壁橱。

他们之间似乎就有了隔阂,而这隔阂,却又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彻底化解的,梁生浩只能沉默,因为一解释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柏妮也不能去详细追究,一追究就成了铁石心肠的冷漠人。

即使在家,他们也很少说话,各自收敛着自己的脾气,一同吃饭,一同睡觉,可心与心之间,却像隔了一道冰冷而坚硬的玻璃墙,谁都无法逾越。

梁生浩的前妻还会打来电话，跟梁生浩讲一下女儿的身体状况，也顺便说一下肚子里的孩子。

每当她的电话一来，梁生浩就会压低了声音，边小心翼翼地斟酌句地说着话，边瞄着柏妮的反应，柏妮通常是面无表情地调着电视频道，仿佛梁生浩根本就不存在。

#### 4

半年时间就这么别扭地过去了，柏妮想：大洋彼岸的她，腹部应该很大了吧？无论西方人观念多么地开放，可，对待爱情的态度，大抵都是一致的吧，比如说，妻子的子宫应该是属于丈夫的私人领地，那么，梁生浩的前妻现在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，她丈夫会是什么态度呢？

这个疑问一直困惑着柏妮，在饭桌上，就漫不经心地问起了她丈夫的态度，梁生浩定定地看了她一会，半天才说：她离婚了，单身。

柏妮当即就恼了，觉得梁生浩利用了她的善良和宽容，她瞪着他，眼泪从眼里蹦跳了出来，滚在餐桌上，她猛地把筷子扔在桌上，几乎是号啕大哭着说：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离婚了？你骗我，你们利用了我的善良……

梁生浩承认是自己不对，他之所以没告诉她实情，是唯恐她会多心，阻拦他去美国，他的亲生女儿在美国等着他救命啊……

柏妮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缺口，她像只气咻咻的小兽，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用喷火的眼睛瞪着梁生浩：自从你回来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头，你说话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夜里扔给我一个冷漠的脊梁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心里有愧吧？既然是人工受精，你为什么要在美国待两个月？你完全可以捐献完精子之后就回来，除非你们不是人工受精，是自然怀孕，才需要你在美国待到她怀孕了为止……

柏妮不管不顾，一口气把压在心里的疑问全都抖搂了出来，梁